



泰山极光

——岱顶奇观三记

□鹿锋

泰山向有岱顶“四大奇观”之说，其中一说为旭日东升、晚霞夕照、碧霞宝光、云海玉盘。这些奇观虽各具形态，但共通之处在于均关乎天光云影。光，是“四大奇观”的源头与核心。有了光，才有了影；有了影，便成为景；有了景，方可去观。

泰山玉皇顶南侧盘道的柱形岩石上有摩崖题刻：奇观，即言岱顶此观之“奇”。泰山玉皇顶多被人们称为“泰山极顶”，基于此极顶视角的光影，也或可被称为属于泰山的另一种意义的“极光”了。

日出

在一年的365天中，能在泰山上比较清楚地看到日出的时间只有100余天。岱顶观日，幸运难得。

高山日出带给人无与伦比的视觉盛宴：苍茫的天色，低垂的天幕，微曦的天际……在天边那丝淡白渐渐扩大成一片鱼肚白之后，在鱼肚白渐渐幻化为一抹绯红之后，在那抹绯红冲破似雾非雾、似水非水的笼盖变成一线金黄之后，在那线金黄渐次变亮、变深、变大酝酿成蓄势待发的熊熊烈焰之后，在那团烈焰如万剑挥刺、电闪雷鸣，冲天飞瀑般磅礴四射之后，太阳，太阳，太阳升起了！

伴随这个过程，是人的心理体验：朦胧夜色中，先是山顶上数千人、上万人的喧哗与躁动；晨曦伊始，渐归平静，人们静等天际由绯红变为金黄；在金黄逐步扩大、太

阳呼之欲出之时，山顶上刹那间变得一片寂静，静得仿佛能听见呼吸——这是凝聚所有人目光的时刻，是牵动每个人心弦的时刻，是最为安宁、最心无旁念、最令人期待的时刻；当太阳倏忽跳出地平线，山顶上瞬时爆发出一片欢呼。每个人都全神贯注，每个人都情不自禁，每个人都物我合一，每个人都融化在太阳升起幸福之中。伴随太阳的升高，整个山顶沐浴在金色的光芒里，沉静而热烈，秀美而庄严，纯洁而辉煌。

在悦目赏心之外，泰山日出还契合了中国人更为深刻久远的文化情怀。东夷部落有着太阳崇拜传统。大汶口文化著名刻画符号“日月山”或“日火山”的顶部即太阳。东夷部族以鸟为图腾。《山海经·大荒东经》“汤谷上有扶木，一日方至，一日方出，皆载于鸟”，即讲金乌神鸟负载太阳。万物生长靠太阳。太阳不仅仅是生命之源、生存之源，而且还是精神之源、力量之源。深沉的太阳情结已经融汇到中国人的文化血脉之中。千百年来，有那么多人一次次登山而未能看到日出，但更有那么多人锲而不舍地再来登山直至如愿以偿。登泰山，观日出，已成为一代代人坚定而执着的恒久信念。

许许多多文人墨客写过许许多多有关日出的诗文。关于泰山日出的文章，或以徐志摩的《泰山日出》和清朝桐城派大家姚鼐的《登泰山记》最为经典。徐志摩以其才

华横溢的铺陈，描绘了泰山日出的璀璨绚烂；而姚鼐则以惜墨如金的简约，勾勒出泰山日出的神采风韵。徐志摩写道：“玫瑰汁、葡萄浆、紫荆液、玛瑙精、霜枫叶——大量的染工，在层累的云底工作；无数蜿蜒的鱼龙，爬进了苍白色的云堆。”“起……起……用力，用力。纯焰的圆颅，一探再探地跃出了地平，翻登了云背，临照在天空……”而姚鼐写泰山日出，仅用了26个字：“极天云一线异色，须臾成五采。日上，正赤如丹，下有红光，动摇承之。”同样的日出，别样的精彩。如果说徐志摩的描绘如一幅流光溢彩的西洋油画，那么姚鼐的勾勒则如一幅精巧别致的中国传统水墨画。两位大家笔下的泰山日出，述异神同，殊途同归。

因为日出，因为阳光，泰山才有了更多奇观。

宝光

每年六至八月份，若适逢半雾半晴的清晨或傍晚，在南天门、碧霞祠至瞻鲁台一带，或有幸目睹“碧霞宝光”。

初升或即将坠落的太阳从薄薄的云层中钻出来，通红通红的，似一枚燃烧着的圆球，一道上弧形的霞光随即吊在了闪着光晕的火球上，下面的圆弧也跟着出现了，两道霞光环绕在太阳上下，形成一个美丽的大眼睛，眼睛眨动着，闪烁出一个内蓝外红的彩色光环，呈现在薄雾之中。光环的中心有时还会呈现人影或头影。



□韩尚义

春盼燕子早回家

冰雪早已融化，垂柳已泛起绿意，空气中飘荡着青草与泥土的芳香。春回大地，万物更新。此时，那一排排、一群群的候鸟燕子，也展开翅膀飞向蔚蓝的天空，穿云破雾，奋力从南方迁回北方。

一到春天，当年母亲“盼望燕子早回家”的事立刻浮上脑际。我的家乡在大汶河上游的新泰太平庄。记得新中国成立前后，村子里满是起脊的茅草屋（多用麦秸苫盖屋顶），招引许多燕子进屋垒窝，与人同屋相居。

小时候，我曾多次听母亲说，我们家的两间茅草小北屋，是她与父亲成亲的时候盖起来的，第二年就有两只燕子进屋筑

旋“察看”，这燕子并不“嫌贫爱富”，最后还是选中了我。

紧接着，两只燕子便开始筑巢。它们从村外的河道里衔来一口又一口泥，在屋顶檩梁中间巧妙地垒了一个美观、精致、犹如鲤鱼肚皮般的小窝。小窝上面有个簸箕似的口，窝内空间看上去有两三个拳头那么大，住两只燕子是没有问题的。过了些日子，两只燕子又衔来一些柔软的茅草，铺设在窝内。又过了些日子，它们“夫妻俩”算是正式住上了“新房”。

我家的小北屋有两道门，里面那道是两扇厚木门，外面是两扇风门子。风门子比较薄，上半部分是一排排小方格。家人外出，总是半掩里边的厚木门，方便燕子通过外面有方格的风门子，再越过里面的门缝，顺利飞回燕窝。

到了傍晚，快上黑影的时候，两只燕子双双进窝。若见主人都在屋内，就发出“咕叽咕叽”的微小声音，意在告诉主人它们已回家。母亲咳嗽一声，燕子的咕叽声便戛然而止。其后把内外门关上，家人、燕子便安然入睡。

凌晨，天刚蒙蒙亮，日头尚未露出笑脸，母亲起来把内外两扇门打开，两只燕子也悄悄从窝里飞出。它们有时直接飞走，有时还要站在风门子上，朝母亲或父亲“咕咕叽叽”一会儿，好像在向主人说“早上好”。

燕子在外边吃什么、能否吃得饱，母亲时常挂在心上。夏季收了小麦，母亲便把一些麦粒放在院内的磨台上，让燕子回来吃。燕子看到了，便飞到磨台上，左看看右瞧瞧，吃几粒就飞走了。母亲观察发现，燕子并不喜

欢吃粮食，于是就捉一些小虫放在磨台上，让燕子吃。我家那时很穷，一年吃不上几次肉，但每次吃肉菜，母亲总忘不了送给燕子一点。

一年夏天，母亲看到有只燕子整天趴在窝里不外出，原来是在“抱窝”。没过多少日子，就听到燕窝里发出一阵阵幼燕的鸣叫声。母亲喜出望外，又在磨台上放了些食物，让燕子吃饱吃好。过了段时间，幼燕的叫声听不到了。原来，两只小燕子已到外面安了新家。

燕子来家，给母亲添了许多乐趣。她把两只可爱的燕子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。那时我已七八岁了，经常想抓住燕子玩耍，母亲不同意，指责我说：“燕子可是咱家的宝贝，你可不能随便招惹它们。”

转眼间，燕子在我家已住了五六年。它们每到秋后的九月份就离家飞往南方，到来年春天的三四月份再飞回来。母亲说，她时常琢磨燕子往南方飞到哪里，是飞到祖国的南方，还是飞到外国去？那里有它固定的住处吗？是飞出几千里还是几万里？它的记性怎么那么好，飞出去大半年，还记得它的老家。

一年秋天，在燕子南飞之前，母亲剪掉了两只燕子尾巴上的一点点羽毛，想看看回来时的燕子是不是原来在自己家住的燕子（燕子的大小、颜色基本一样，不好分辨）。第二年春天，燕子回来了，母亲喜得合不拢嘴。兴奋之中，母亲想起燕子南下时给它们剪掉尾巴上羽毛的事，便伸出手让燕子站在手中，细细察看，果然看到了被剪的痕迹。顿时，母亲的双眼湿润了，她轻轻地抚摸着燕子说：“你真的按时回家了，全家人都热情地欢迎你。”

1950年初春，我离开家乡的时候，燕子还没回家。从那年起，我再也没见燕子走和燕子回。然而，它那水灵灵的眼睛，它那轻盈的身段，它那蹦来跳去的身影，已永远烙印在我的脑海。

天空有斑斓，光中有宝像，极易让人惊异神灵显现。大山之上，缥缈之间，能沐七彩，睹神影，定然是际遇之福、生命之幸。

对于碧霞宝光，已有科学解释。半雾半晴的天气，空气水分较大。当太阳照射到半空中的细小水蒸气颗粒上时，光线被折射或反射，在空中形成拱形或圆形由内至外的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靛、紫光谱。这个七彩光谱实质上就是彩虹。

由于既要有云雾、阳光，还要有雾的飘移，碧霞宝光在泰山并不易见。尤其在降雨量相对较少的北方，这种光学现象的持续时间往往更短暂。在大多数情况下，碧霞宝光的持续时间少则几分钟，至多数小时。

科学与人文，事物之两面。有时，人“看得清”有助于“想得透”；但也有许多时候，“想得透”无须“看得清”。面对纷繁喧嚣的世界，过于清晰明确的认知或许并不能直抵心灵。留一份对未知世界的敬畏与畅想，或许能给心灵留下一份余地、一种自由、一个空间。

所谓宝光，映照的其实是每个人的心。

云海

云本不是海，海也不是云。但不知是哪个天才神奇地创造了“云海”一词。倘若不是妙手偶得，便是经过锤炼的语言精华。云在天上，海在地上，那“云海”在哪里

呢？在山上。

国内能观赏云海的山以泰山、黄山、庐山、峨眉山为胜。高山观云海，景象惊心动魄：一望无垠的白云在眼前翻腾着、激荡着，缭绕着、弥漫着、逶迤着、起伏着……山峰消失了，山谷消失了，山林消失了。云成了海！云海似动似静，时升时降。动时如惊涛拍岸，汹涌澎湃；静时如莽原堆雪，层层叠叠。升时如游龙飞天，腾跃幻化；降时如飞瀑流泻，跌宕连绵。间或有数点山尖隐现，如浮舟数叶，在缥缈中游弋。

倘若时逢雨后初晴的清晨或傍晚，天边白云被霞光辉映，更是浮光跃金，锦绣铺陈，云天一色，壮丽辉煌。

倘若无风，在岱顶就会看到白云平铺万里，犹如一个巨大玉盘悬浮于天地之间。远处的群山全被云雾吞没，只有几座山头露出云端；近处游人踏云驾雾，仿佛来到了天外。微风吹来，云海浮波，诸峰时隐时现，像不可捉摸的仙岛；风大了，玉盘便化为巨龙，上下飞腾，倒海翻江。

云海玉盘虽美，但殊不易见。形成云海要具备充足的暖湿空气和冷空气两大基本条件。夏秋之季，泰山雨量比较充沛，尤其是当秋季山东半岛刮偏东风时，从黄海、渤海吹来的暖湿空气与从西北方向吹来的冷空气在泰山一带相遇，较易形成大面积低云层，此时再逢山风，往往可成云海。所以夏秋之季是泰山观云的最佳时段。

夏秋看云海，请到泰山来！

待到玫瑰花开时

□赵家栋

2004年春天，妻妹陪岳母聊天时，岳母突感不适。送医路上，妻接到岳母病危的电话。赶到医院时，岳母已驾鹤西去，享年84岁。

岳母的母亲96岁仙逝，姨106岁无疾而终，有长寿基因的岳母80多岁病逝，或许与她一生养育了6个子女，看大10个孙子、孙女、外甥、外甥女积劳成疾有关。

岳母丧事，新旧结合简办。我是长婿，按顺序第一个祭拜。我在灵棚前三鞠躬后，遵从叮嘱到岳母灵床前磕了三个头、喊了三声娘。

岳母也是娘。可我从结婚到岳母病逝的20多年里，从没喊过她一声妈、叫过她一次娘，悔恨的泪夺眶而出。

26岁那年，岳母把师范毕业后教书的爱女嫁给我。那几年，我在祖国西北边陲驻防，岳母帮我们把孩子带到上幼儿园。妻随军后，岳母年年通过铁路慢件运输，给我们托运煎饼、花生、苹果，先后让岳父、妻哥、妻妹、妻弟到部队看望我们。1987年我转业到地方联系工作时，岳母问我回家见了母亲喊妈还是叫娘。我说：“喊妈太洋气，叫娘有点孩子气。”岳母听了我的歪理说：“以后，你还是叫我大娘吧。”我说：“大娘也是娘。”岳母听罢笑着怪我不喊她妈、不叫她娘。

在岳母灵床前，我喊了三声娘，随即陪灵的孝子贤孙哭声一片。

岳母家在岱下泮河畔，村因“堰”“堤”而得名，充盈的水源、肥沃的土地，让堰堤人的日子过得像城里人一样滋润。岳父母的堂亲、表亲、好友众多，前来吊唁的人摩肩接踵。岳母80多岁的姨表弟跟我说：“今天来吊唁的人肯定多，三年困难时期，好多亲戚、朋友受你岳母家接济。”我表弟家与岳母家是邻村，长年做小生意，认识我岳母比我早。表弟说，每逢雨雪天就把货担放在我岳母家，来来往往没少喝我岳母家茶水。岳母辈分大，常扶贫济困，晚辈们称她“活老祖”“大善人”。表弟说，他见过我岳母去爆玉米花，一上午跑三趟，前两趟爆的都分给街坊邻居的孩子了。岳母勤俭持家一生，对别人慷慨大方，对自己却吝啬小气。那些生了虫、发了霉的煎饼，她总是晒晒、挑挑自己吃，生怕晚辈发现后扔掉。

岳母追悼会后，面对送葬长队，孝子贤孙一次又一次跪拜谢客。到了南岭墓地，赶来送葬的人仍是里三层、外三层。

故乡的建设日新月异，去年寒衣节，岳父岳母的墓被迁到“冬去山明水秀，春来鸟语花香”的泰山长安园。

岁岁清明，今又清明。乡俗，清明女婿忌上坟。有道是“一个女婿半个儿”，岳父岳母也是爹和娘。我想，待到清明过后玫瑰花盛开时，去泰山长安园玫瑰园墓区祭拜他们。

